

陈 淼

危 难 之 间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黄 伊

插 图：赵俊生

危 难 之 间

陈 淼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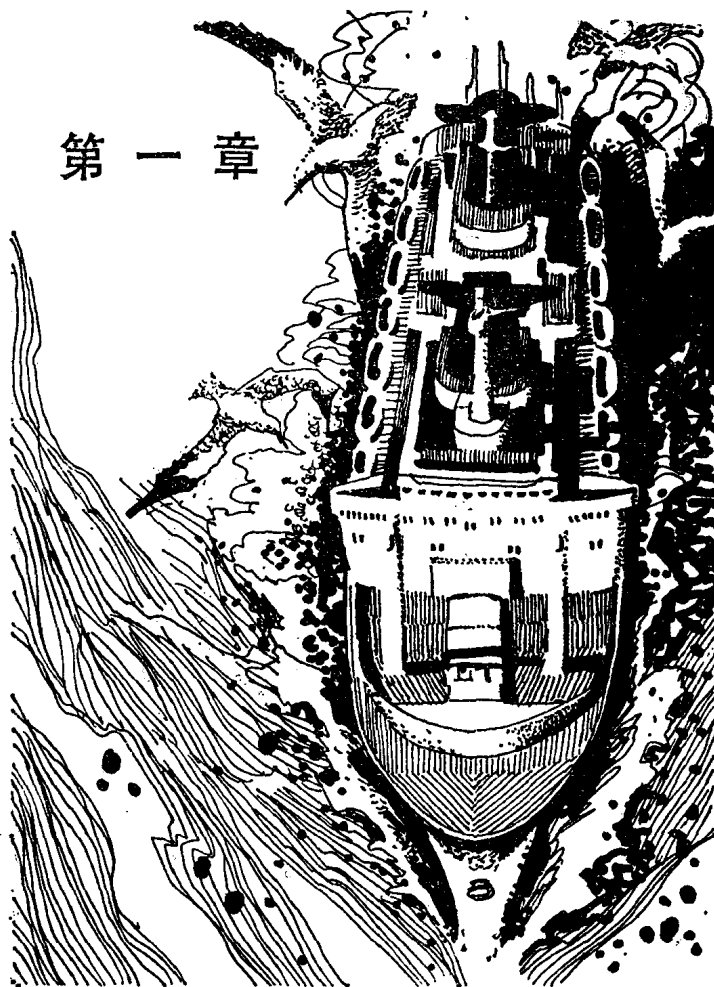
*

787×1092 1/32 14.75印张 275千字

1981年6月北京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4,000册 定价0.93元

第一章



这是一个反常的年月，人们的性情也变得反常。活泼的变得郁闷，多言的变得寡语，心胸开阔的一脑门官司，闷葫芦倒变成了饶舌者，说话从不带脏字的却变成爱骂街的了。于是，温淑而敦厚的齐云芳，忽然变得爱发脾气了。

为什么？就是为了刘仲持要不要到北京去开会的问题。

前天接到交通部的通知，指名道姓要刘仲持到北京去参加国务院召开的港务工作会议。齐云芳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也是和刘仲持一样地高兴。可是当她听说，省委书记兼市委书记的谢博堂坚持让金德有去，而不同意让刘仲持去的时候，她开始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。而交通部昨天通过调度电话答复，仍是坚持让管建港的刘仲持去，不同意让管政工的金德有去的时候，她隐隐地感到这里潜伏着厄运。这些年的经验证明，一旦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，厄运就在等待着你，而刘仲持却又常常成为“焦点”。所以由昨天开始，齐云芳由高兴转到担忧，又由担忧转到疑惧，她终于下决心劝阻刘仲持了。

刘仲持却不然，他高兴得简直变成了个大孩子。昨天他回到家来，把长得只比他矮一头的十五岁的儿子小仲抱了起来：“爸爸又要进北京了！”贴着儿子的脸，抡起来，在屋子里转了几圈。爷儿俩的“欢庆”一结束，刘仲持仿佛胸中涌动着澎湃的激流，心底好象压着无数的话语，要到北京去

说。他胡乱扒了几口饭，便跑到楼上，伏在桌子上便开始写了起来，通宵达旦。

齐云芳今天在班上，总觉得心里有事，干什么精神也难以集中。下午，被召集到市委礼堂，听谢博堂传达了中央的一个打招呼会的精神以后，更坚定了她的决心，说什么也不能让刘仲持到北京去了，不能去了！她分明地感觉到：刘仲持到北京以后，一言一行，行走坐卧，不要多久就会变成交代材料，被批判的罪行，反击的对象。那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老干部犯错误的时候又到了，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了，又要搜寻党内的资产阶级了。想起他在家里面奋笔疾书的样子，她这心里就如同什么攥紧了似的，他写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会变成枪炮子弹，被打回自己血肉之身的。她想：我得给他一个“狠狠地打击”，我得对他厉害些……好象她走慢了家里就要出事似的，急匆匆穿过昏暗的街道走回家去了。

齐云芳轻轻地开了外门，屋里黑得看不见。她一边摸着打开过道的电灯，一边向里边喊：“小仲，小仲！”没人答应。她怕是儿子在楼上爸爸屋里，朝楼上又喊了一声：“小仲”，还是没人应声。咦，人哪？她诧异地走上楼去，打开楼上的房门，这才看见刘仲持伏案疾书的背影，他只开了盏台灯，除了桌面是亮的，满屋子都在昏暗中。她吃惊地想：这个人熬了一夜，又写了一天吗？

“你不要命了！”她记起要对他厉害些的方针。

“小仲，你妈妈回来了没有？”刘仲持头也没抬，误以为是儿子进来了呢。

齐云芳忍不住想笑，她顺手把屋里的灯也打开了。灯光一照，这才发现满屋子烟雾弥漫，呛得她捂着嘴咳嗽了几声：“你怎么又吸起烟来了？”——刘仲持是吸了大半辈子烟的，从根据地里的小烟袋锅到进城后手卷的“大炮”，他都吸过。自从那年进了“牛棚”，吸烟也得象拉屎撒尿一样地报告才被准许以后，他心一横便戒了。从那以后，始终未开戒。现在齐云芳见他一手拿笔在写，一手却擎着一只烟气袅袅的香烟，她发出了第二次质问，语气愤怨。

“噢，是你呀！”刘仲持这才弄清进来的是自己的妻子，便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这是非常时期。”话音里带着乞求原谅的语气，说着用大手一划拉，指着摊满了一桌子的资料、表格和文稿。

齐云芳见他还是头不抬、眼不转地在那里埋头写，她本想即刻“厉害”起来的，可是看到他这劳碌的身影，心便软了一大半。她走到他的身旁，信手拿起一份看看，《关于压船、压港、压货的根源及解决办法》——这内容她已经听他说过多少遍了。去年春天，把他从乡间调回来以后，他看到海港管理上混乱不堪的情况，他还没上任便做起调查研究，提出了一整套改进的办法，刚交上去，就被谢博堂当做“管、卡、压”和“物质刺激”的典型给批了。现在他重加整理，更详尽更系统了。

这不是授人以柄吗！她又拿起另一份看看，《论鲛鱼湾油港工程的建设 and 作用》，她知道这是针对谢博堂和他的后台高天进的。他们明知道石油出口是中央的决策，从大庆铺设出来的巨龙——输油管道，要从这里修出个“龙头”，向

第 十 二 章 仲 持 的 行 宫

油轮喷吐，可是他们却把这当成一块打人的石头，一会儿说这是条条专政的产物，一会儿又说这是为洋奴买办出卖资源效劳的。组织他们那个姓晁的记者，写成大块文章登在报上。现在，仲持就在一一驳斥他们那些攻击国务院、实际上是攻击周总理的血口喷人的文章。齐云芳又翻看着他正在写的一份材料，她拿起首页，上边的标题是《何来仙山琼阁？》副题是《揭发私造行宫案》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齐云芳惊异地望着刘仲持，因为这是她从未听说过的。

刘仲持这才停了笔，转过脸来，对齐云芳说：“这件事在没有查清以前，我严守秘密，只字未吐。现在，我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说明他们私吞建设鲛鱼湾油港的建设物资，在莲花山葫芦峪，为高天进造了一座豪华的行宫。”

齐云芳诧异地问道：“高天进？他不是已经占用了原来两个省委书记的住宅了吗？”

刘仲持说：“是呀，所以人们才把这里叫做行宫。”说着，他从一堆材料中抽出一张单子来：“你来开开眼界吧！”

齐云芳接过来一看，上边写的尽是建筑的标准和要求：门口是剁斧式花岗岩大台阶；进门是东北红大理石铺地面，汉白玉镶边，左右各有镶金盘龙玉柱；室内是樟木雕花墙裙，楠木镶花小地板，上铺新疆地毯；天棚一层麻钉纲，两层钢丝网；不仅要能防震，还要不见阳光却要紫外线照射；墙上抹灰，不准有灰味；漆油，不准有油味；木头要没有木味；全部空调设备。每平方米的造价是一千二百元，比人民大会堂的造价还贵。

“这不是要造个小皇宫吗！”齐云芳忘记她的初衷，只顾气愤，不解地说。

“没有个小皇宫，怎么对得起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呢！”刘仲持嘲讽地说。

齐云芳还是不能理解：“他们怎么这样大的胆子，就因为这个高天进是……”

底下的话她咽回去了。

刘仲持腾地一下从藤椅上站了起来，愤怒使他的脸都扭曲了：“我们节衣缩食，他们明目张胆地挥霍国家的钱财！”刘仲持痛苦得岔了声。

沉重的感情，象一块重铅，压得他们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半晌，刘仲持忽然昂起头来，目光锐利地盯着齐云芳：“云芳，你说，我们不该向党中央去说一说我们憋在心里的话吗！”

刘仲持的嘴唇嗡嗡抖动着，仿佛他心里有无尽的难言的心曲。齐云芳在灯光下看到丈夫的脸色铁青，眼睛都眯进去了。她心里一阵难过，忙把脸转了过去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她想起了今天传达打招呼会精神的情景。谢博堂眨巴着小耗子眼，特意问起：“老刘怎么没来？”她替他说了个理由，搪塞过去了。但是，她分明看出谢博堂眼睛里包藏着杀机。一想到仲持抱着这一堆材料去北京可能引起的后果，所有心痛、伤感的情绪都被压了下去。她下定决心，就是撕破脸也不能让他去北京。

正在这时候，小仲回来了。他背着书包，几乎是跑着从楼下飞奔上来，喘息未定便喊道：“爸爸，爸爸，您到北京什

么时候走呵？”

“爸爸不去了，哪儿也不去了！”没等小仲张口，齐云芳断然说道。

小仲失望而又惊奇：“爸爸，怎么您又不去北京了？”

刘仲持还是只顾埋头写着什么，嘴里说：“你妈妈跟你说着玩的，你不看爸爸正在这儿加紧准备吗！”

小仲刚想说，妈妈还骗人哪。忽然妈妈又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说不去就是不去，谢博堂不是坚持让金德有去吗？叫他去好了。”

刘仲持开始还以为齐云芳哄儿子玩，可是这时候他听见她声调里带着颤栗，猛回头一看，他大吃了一惊——她脸色苍白，鼻翼都挣大了，胸脯一起一伏。

“云芳，你怎么啦？”刘仲持转过身来，亲切地问她。

“我打定主意了，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了！”齐云芳咬紧了她那薄薄的嘴唇，连嘴角都耷拉下来了。

妈妈生这么大的气，简直把刘小仲吓呆了，他情不自禁地拽住爸爸的胳膊。

刘仲持感到事态严重了，却温厚地微笑着：“云芳，怎么啦？”

齐云芳痛苦得脸都抽搐了：“还怎么啦！难道，难道你还没受够吗！”她扶住床头，压抑地发出了哽咽之声。

屋子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冻了，三个人的心情都是一样地沉重，连小仲也懂得妈妈的话里所包含的内容：一夜之间，爸爸从一个市委书记变成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，刘少奇的代理人；又是一夜之间，妈妈从海运学院的一个党委副书记

记，变成了十六岁就向日寇屈膝投降的“大叛徒”。全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。接着就是挂着黑板那么大的牌子被揪斗，家里被抄得锅底朝天，他和姐姐晓芳成了谁也不爱理的“黑崽子”。接着又是大风大雪的冬天，把他一家送到寒冷的摩云山的小草房里。在惊恐和凌辱中长大的孩子，也变得异常敏感起来：“爸爸，他们又要批斗您吗？”小仲问，双手抱住爸爸的胳膊。

刘仲持怜爱地把儿子搂到怀里，很有信心地说：“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，有党中央，有毛主席，现在又是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的工作，不会再把一个跟着党干了四十年革命的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来打。”

“你呀，你还在一厢情愿地做着天真的美梦哪！”齐云芳接着向刘仲持讲了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。

刘仲持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好久好久说不出话来。自从前不久忽然批判起教育战线的“奇谈怪论”以来，他预感到又有风波，但绝没有想到这么快。他困惑，他沉重，可是他很快地摆脱了一切疑虑和犹豫，果断地得出自己的结论：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越是需要把下边干部和群众的真实情况向党中央汇报！可是，当他又看到齐云芳那眉尖深蹙的样子，他心里对自己说，这还要耐着性子做点思想工作呢。所以当小仲又叮问他还去不去北京的时候，刘仲持故意岔开话头说：“咱不说这个了。哎，小仲，你姐姐明天拂晓就该回来了吧？”

小仲的姐姐刘晓芳在《长风号》上当服务员，那是一艘来往于山南和海北间的万吨客货轮。小仲看了一眼日历，

掐着指头算了算便说：“《长风号》明天四点就到了。”

“那咱们给晓芳预备点好吃的吧！”刘仲持说着，好象自己要下厨房动手做似的。

齐云芳一看，他的心活了，她的眉宇舒展些了。长达十年的灾难和折磨，实在弄得她疲惫而厌倦了，她觉得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现在见刘仲持有回心转意的样子，她立刻转忧为喜，忙抢上前去，下楼去做晚饭了。

一家三口，一顿晚餐，默默地吃完了。刘仲持忽然提议出去散散步。小仲当然是热烈响应的，连忙去拽妈妈。齐云芳心想，他熬了一天一夜，不好再扫他的兴，便扯着小仲的手，说了声：“走吧！”

2

刘仲持一家三口，穿上大衣，走出家门的时候，一弯月儿象把银亮的弓弦，高高地挂在墨蓝的夜空。这海北市本来就如同伸向大海中的大鱼，而刘仲持家住的望海路，恰好象这大鱼的脊背，在一个高岗上。因此一出了门，眼前是一片密麻麻的灯海，璀璨，耀眼，象一幢幢花灯齐明的彩楼。地处“鱼尾”的海港风光，便尽收眼底了。

刘仲持和齐云芳只是沿着柏油马路缓缓地走着，路灯一会儿照亮了他们的脸容，黑影一会儿又溶掉了他们的身影。他们好象很悠闲，其实他们都在想心事，走了好久，竟没有说什么话。只有小仲夹在爸爸妈妈中间，一个一个地数点着大海上停泊的船只：“爸爸，港外停了二十四只

大船！”

刘仲持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看着好看是不？咱可不能要这样的美景，它们停泊在锚地上，每一分钟我们都要给人家付出高昂的代价……”

聪明的小仲说：“这就是压船、压港、压货嘛！您那篇报告，不是写的这个事吗？”

刘仲持看看齐云芳，他们的眼神立刻交流在一起。刘仲持又感叹地说：“你懂得这个就好。记住：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把国家的困难当做风景看……”

他不自觉地望了妻子一眼，齐云芳也瞥了他一眼，却马上避开，眺望远处去了。

他们出了望海路，不知不觉来到港湾桥。宽阔的桥头，路灯阑珊。这里是海港工人上下班经常停留的地方，可是这时，行人稀少，显得空荡荡的。他们扶栏下望，桥洞下面便是码头的调车场。铁路纵横，密如蛛网；油罐车象条条巨龙，参差不齐地卧在路轨上。几辆机车不时地发出焦急的吼叫。

小仲又在好奇地数点了：“爸爸，三列四十五辆油罐车……”

刘仲持刚想说话，却被小仲抢先了：“爸爸，我不是看风景，我是在数压了多少运油的列车呢！”

刘仲持又望了一眼齐云芳，只见她眉尖蹙起，轻轻地叹息起来。他想：云芳虽是分管职工教育的副主任，这些事无疑她是明白的，鲛鱼港的工程早日竣工，所有这些困难都迎刃而解了，可是现在……。

他们走到客运站的圆柱大厅候船室门口，齐云芳向里边张望了一下。她虽然刚刚转进海运局不久，到底也养成了一些职业的敏感，怎么今天里边旅客异常地多呢？她领头走进去，刘仲持和小仲在后头跟着。他们发现一群一群的农民携儿带女，背着小行李卷，躺在大椅子上东倒西歪地睡觉，除了穿着还算整齐，那一个个疲惫的神色，使人很容易想到旧社会的逃荒。这引起了他们夫妻二人的注意，正要向前探问，忽然从人堆里走过来一条大汉，瓮声瓮气地喊了声：“老刘，你们不认得我了？”

刘仲持和齐云芳借着大厅里昏黄的灯光，正在仔细端详眼前这个满脸胡髭的大汉。

“武叔叔，武叔叔。”还是孩子的眼睛尖，小仲首先喊了出来。

刘仲持和齐云芳这才认出来，原来是摩云山大队的生产队长武纪明嘛！他二人忙走近前去，拽住了老武那长满了老茧的大手。刘仲持细细打量，只见他瘦得颧骨凸出，脖子上挑着两根大筋，熬红了的大眼布满了血丝。他们连忙手扯着手，把他拽到一边的长椅上。

当初刘仲持作为“顽固不化的走资派”，齐云芳做为没结案的“叛徒”，被送到边远荒僻的摩云山的时候，不过三天，这个土地改革时期的民兵队长，从这一对“黑帮”夫妻身上闻到了早先的“老八路”气味。他们挑水，打柴，捡粪，样样亲手干；见了庄稼人，问寒问暖。刘仲持跟着生产队长武纪明满山遍野跑了几夭，主张不能光种那个又苦又涩的“晋杂五”高粱，要养蚕，要栽果树，要发展副业……这套主张正

说到老武的心坎里，他们正想挽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，事情传到高天进的耳朵里，“这不是活生生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典型吗！墨纹在身，还要指手划脚，这就叫人还在，心不死，你们不斗他斗谁！”于是刘仲持再一次被打成“复辟狂”，由谢博堂亲自指挥，巡回游斗二百多场。就在这困难的时刻，武纪明在明面上大呼小叫地说：“刘仲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我看你还敢复辟资本主义！”暗中却保护着他，把他叫到大山里，悄声对他说：“老刘，你只管观看山景，修身养性好了。”为了安慰孩子，还专门为小仲捉一对百灵，还替他用荆条编了个精巧笼子。

分手仅仅一年的时间，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？他夫妻二人急切地询问着。

老武告诉他们说，高天进跟谢博堂急于要抓出一个轰动全国的“农村路线斗争的先进典型”，苍天不长眼，让这帮扫帚里看上了他们这摩云山大队。头一道指令就是“大砍资本主义尾巴”。先拔“三辣”——葱、姜、蒜，完了又砍“三甜”——葡萄、草莓、苹果。老武他们顶住不干，就被打成“山沟里的孔老二”、“摩云山的资产阶级”。向老武他们“开刀”，说什么“左三刀，右三刀，刀刀对着后脑勺”。

齐云芳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？刘仲持便替他解释说：“那就是剌你脑子里的资本主义思想呗！”

老武说：“光‘开刀’还不够，现在叫‘脱胎换骨’，把你装进麻袋里，乱棍齐打呀！”

“武叔叔，他们打坏了您吗？”小仲心痛地摸着老武的大手。

老武重重地打了个咳声：“孩子，他们打你老武叔倒不算什么，可是老百姓遭了殃了！”他那满面胡髭的嘴颤动着，“真没想到呵！我爷爷背了个小铺盖卷闯关东，到如今，在这块解放了三十年的土地上，我还要和这些庄稼人一起去逃荒避难。”

齐云芳的眼泪唰地一下流了出来；小仲两眼巴巴望着可怜的武叔叔，泪珠滚湿了他的脸。

刘仲持心里刀砍箭穿一般，感叹道：“我们，我们实在对不起他们呵！”

他的声音哽咽，为了忍住这绞心的痛楚，他的脸都歪扭了。他意识到，这里不是久谈之地。连忙拽住老武的手说：“走，走！到我们家里去！”

齐云芳也真诚相让。

小仲拉住了老武的胳膊不放：“武叔叔，你不到我们家去，我不让你走！”

老武抚摩着小仲的脑袋对刘仲持夫妻说：“你们的心意我领了。可是我不能连累你们！我要赶船；我不信咱中国这么大的地盘，就没有我立脚之地。”

刘仲持怎么请、怎么让，他坚决不肯留下。刘仲持没有办法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塞给老武，老武不要；齐云芳又去夜卖部买了几大包点心，留他路上吃，他这才无法不收。眼看剪票口要放行了，刘仲持又问他有什么困难只管说。

这个庄稼汉沉思了许久，跺了跺脚，这才狠狠心说：“我有一句话憋在心里好久了，我也不知当说不当说……”

刘仲持和齐云芳一起鼓励他说了出来。

武纪明看看眼前没有外人，这才低声而严肃地说：“你们要是有一天遇到和毛主席说得上话的人，你们请他报告毛主席：家贫出孝子，国难出忠臣。要信那精忠报国的岳飞的话，可别信那出卖忠良的秦桧的话！”

刘仲持和齐云芳都没有想到这个粗手大脚的庄稼人，此时此刻竟说出了这样的话来，一时间怔住了。

刘仲持蓦然间攥住了老武的双手，心情激动地注视着他：“好，我的老武呀，你说这话就是人民的孝子，祖国的忠臣，说什么我也得设法替你把话捎上去。”

就要开船了。老武走进剪票口，三步一回头，两步一摆手，淹没在上船的熙攘的人群中。

刘仲持一家三口人，眼看着老武乘的船启航，很快地消溶在溟蒙的夜色中。但是他们站在那镶满玻璃的候船大厅的走廊上，久久不肯离去。送客的人都走净了，他们三口人这才步履沉重地走出了候船室，默默地走下了圆柱大厅的台阶，谁也没讲一句话。

他们又来到港湾桥头。忽听背后有人喊：“老刘！”扭头一看，路灯的阴影里站着一个人，凑上前去一看，原来是一作业区装卸队的老队长潘国安。

“老潘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呆在这里？”刘仲持关切地问道。

老潘告诉他，他们亲眼看见金德有指挥几辆大卡车，把国家物资总局调拨给鲛鱼港工程的钢材给拉走了。

“拉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刘仲持追问道。

老潘说：“据一个司机透露，是为葫芦峪的行宫工程去换空调设备去了。”

“这不是明火执仗地盗窃国家资财吗！金德有呢？”刘仲持又问。

老潘说：“我去找过他，他一甩袖子上了汽车，说谢博堂找他有要紧事，根本没理我。”

刘仲持再也不能忍耐了，他回头对齐云芳说：“你和孩子先回去，我去去就来！”

齐云芳待要说什么，刘仲持率领老潘还有几个工人找金德有去了。

齐云芳只好领着小仲先回家。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。妈妈见儿子困倦得发蔫了，便让小仲睡觉去，这小子不肯去，一定要等爸爸回来。娘儿俩把刘仲持盼回来，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多钟了。

听见街门响，小仲就迎了出去。劈头便问：“爸爸，抓住了吗？”

“上哪儿抓去？现在的盗窃犯是明火执仗，堂而皇之的造反有功的大官、新贵！”刘仲持满面怒容，气哼哼地上了楼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粗重地喘息着。

齐云芳忙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刘仲持说起来，还是气愤难忍：老潘头替他引路，终于找到了谢博堂住的那座独楼。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方才工人同志揭发的这件事。谢博堂坐在沙发上，慢条丝理地说，这件事他知道，这是为了加快天进首长亲自交办的葫芦峪工程的特殊需要。刘仲持当时就说，国家物资总局调拨给